

“够 X”结构之句法功能与使用情况研究及教学建议

A STUDY OF SYNTACTIC FUNCTION AND USAGES OF THE “GOU X”
CONSTRUCTION AND ITS PEDAGOGY

邓丽冰^{1,*}, 林才均²

Chanida Thippayawannakorn^{1,*} and Lin Caijun²

¹ 独立学者, ² 皇太后大学汉学院

¹ Independent Scholar, ²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Received: 20 April 2023

Revised: 29 May 2023

Accepted: 9 June 2023

摘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够”属于重点教学词汇, “够 X”结构就成为必须的教学内容。为了厘清“够”的词性, 分析“够 X”结构的句法功能与考察其使用情况。我们借助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探讨了“够”的词性问题, 对“够 X”结构进行了句法分析, 并且对“够 X”各结构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 (1) 现行字词典与对外汉语教材对于“够”的词性存在分歧。我们发现, “够”的词性与其词义及搭配功能密切相关; (2) “够 X”结构形式丰富、内部构成复杂、句法功能多样; (3) “够 X”结构中, 最常见的结构形式是“够+单音节名词”、“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够+动词”和“够+形容词”。其中, “够+形容词”使用最广泛。最后, 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够”的词性, “够 X”结构, 句法分析, “够 X”的使用情况, 教学建议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ida Thippayawannakorn

E-mail: hula_niik@hotmail.com

Abstract

“Gou” (够)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making it essential for learners to master the concept of “Gou X”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yntactic function and usages of the “Gou X”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CL Modern Chinese Corpu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part of speech of “Gou” and its various syntactic functions within different framework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1) the dictionaries and textbooks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part of speech of the “Gou”. The part of speech of “Gou” varied based on its meaning and contextual usage. (2) The “Gou X” construction exhibited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varied syntactic functions. (3) In the “Gou X” construction, the most common structural form is “Gou + monosyllabic noun”, “Gou + noun with emotional meaning”, “Gou + verb” and “Gou + adjective”. Among them, “Gou + adjective”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he study concluded by providing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Part of Speech of “Gou”, “Gou X” Construction, Syntax Analysis, Usage of “Gou”, Teaching Suggestions

引言

“够”属于《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2003)甲级词汇，《国际中文汉语水平等级标准》(2021)中的二级词汇，属重点教学词汇，但汉语言学界 (Zhao, 1979; Lyu, 1980; Zhu, 1982; Qi, 2002; Huang & Liao, 2007 等) 关于“够”的词性仍有分歧。这种分歧也反应到了现行字词典与对外汉语教材中，其对“够”的词性的处理方式主要存在着动、形、副、动形、动副、动形副等情况。这显然不利于“够”的全面教学。基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考虑，“够”的词性的界定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时，“够 X”结构丰富而复杂，大体上包含了“够+动”、“够+形”、“够+名”和“够+小句”四大结构(Zhao, 1998)，另外还有“够 X “中间插入其他成分(如：“了”等) 和“够……的/了/的了”等结构。

前人们对这些结构各有研究 (Yu, 1991; Luo, 1995; Zhou, 1995、1996; Su, 1999; Shen, 2001; Wang, 2007、2008; Gu, 2016 等), 但在数量方面十分有限, 在深广度方面也待加强。由于这些结构的使用都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 这就使得“够 X”结构难于掌握。为此, 让“够 X”结构易教易学成为应该研究的问题。

1. “够 X”结构的研究综述

1.1 “够”的词性之研究现状

关于“够”的词性问题, 目前汉语学界仍是见仁见智。认为“够”可作动词的学者主要有 Lyu(1980)、Yu(1991)、Zhou(1995)、Zhao(1998)等。他们都认为当“够”表示达到或满足需要的标准、数量、程度与“够”表示取东西或触碰到某物时, “够”为动词。同时, 我们也发现, 学者们认为“够”的词性与“够”的词义即义项密切相关。认为“够”可作副词的学者主要有 Zhao(1979)、Lyu(1980)、Luo(1995)、Zhou(1995)、Zhao(1998)等。他们都认为“够”可以作副词, 修饰形容词, 表示程度高, 而且句尾常常加“的”、“了”或“的了”。认为“够”可作形容词的学者主要有 Zhao(1979)、Zhao(1998)等。他们都从功能方面认为“够”为形容词时, 只能或主要作谓语。总的来看, “够”可作副词与动词, 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够”能否作形容词, 目前争议性较大。

1.2 “够 X”结构之研究现状

Lyu(1980)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够”的句法功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写。他认为, 当“够”为动词时主要有不带宾语、够+名、够+动、够+小句、做动结式第二成分、动+个+够共六种功能结构。Zhou(1995) 对“够+形容词”的句式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他指出, “够”跟不同的形容词结合, 可能构成两种形式, 即: “够+形”与“够+形+的”。同时, 他还指出, 表示程度高的副词“够”修饰形容词时, 可以细分为一般式和强调式。另外, 他(1996) 还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够+动词/小句”的句式。Zhao(1998) 对“够”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与分析描述。他主要从“够”为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三个大的方面与“够+名”、“够+动”、“够+数量短语”、“够+主谓短语”、“够”作谓语、“够”作补语、“够+形”、“够+形+的”、“够+形+了”等小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描述。Su(1999) 对“动词‘够’+名词”进行了再分类的研究。他把“动词‘够’+名词”细分为: (1) 表示符合某一数量、标准和程度; (2) 带有评价色彩。Shen(2001) 研究了由重音差异造成的两种“够+形容词”格式, 即重音在“够”上和重音在形容

词上。他分析与探讨了两种格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异。Wang (2007, 2008) 对“V+够”结构与“V 够和够 V”的句法与语义、语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研究。总之，前人主要从句法、语义、语用三方面对“够 X”结构进行了研究，并且越来越细致与全面。

综上所述，前人们主要对“够”的词性、义项和句法功能、语义及语用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总体来说，各方面的研究显得越来越深入细致，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元。但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够”的词性与句法功能仍有争议，对“够 X”结构的分布与使用情况缺少详尽的定量分析，这必然影响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关于“够 X”的教学。

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之研究目的为：(1) 厘清“够”的词性；(2) 分析“够 X”最主要的结构形式的句法功能；(3) 为“够”及“够 X”结构的教学提供教学建议。

2.2 研究方法

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和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方法(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分析与探讨“够”的词性与“够 X”结构的句法功能问题以及详尽考察“够 X”结构的分布使用情况。

3. “够”之词性探讨

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2003 年编制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基础)列出：261. 甲. 够 (动、形) gòu。然而目前就“够”的词性问题，现行各对外汉语教材与字词典的意见还不统一，与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列出的词性也不一致。在此，我们首先对此做一个考察，然后运用词性界定标准探讨“够”的词性问题。

3.1 各教材对“够”的词性的处理情况

为了了解目前对外汉语教材对“够”的词性的处理方式，我们主要对《汉语教程》(修订本)(Yang, 2009)、《新编汉语教程》(Huang, 2000)、《汉语初级教程》(Deng, 2003)、《跟我学汉语》(Chen & Zhu, 2004)、《新概念汉语》(Liu & Zhang, 2007)、《汉语会话 301 句》(Kang & Lai, 2005)、《博雅汉语》(Li, 2005)、《速成汉语初级教程》(The college of intensive Chinese training at BLCU, 2006)、《新实用汉语课本》(Liu, 2007)等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较为常见的对外汉语教材进行了考察。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大陆常见对外汉语教材“够”之词性及用法统计表

书名	动词	副词	形容词
《汉语教程》	-	-	+
《新编汉语教程》	+	-	+
《汉语初级教程》	-	-	+
《跟我学汉语》	+	-	-
《新概念汉语》	+	-	-
《汉语会话 301 句》	+	-	-
《博雅汉语》	+	-	-
《速成汉语初级教程》	+	+	-
《新实用汉语课本》	+	-	+
《汉语教程》(修订本)	-	+	-

*说明: 1. 《汉语教程》(修订本)词汇表中“够”的词性为动词,与课文生词所给词性不一致。
2. “+”表示该字词典及专著有该词性标示,“-”则相反。

据表 1 可知,各对外汉语教材对“够”的词性意见不一。主要存在五种意见,即动词、形容词、副词、动词和形容词、动词和副词。其中认为“够”具有动词词性的占 70%;认为“够”具有副词词性的占 20%;认为“够”具有形容词词性的占 40%;认为“够”具有副词和动词词性的仅占 10%;认为“够”具有形容词和动词词性的占 20%。多数教材在标示“够”的词性时都标为动词。另外,我们还发现某些教材的“够”的词性、英文翻译与用例并不一致。如:《跟我学汉语》、《速成汉语初级教程》等。

3.2 各字词典对“够”词性的处理情况

为了了解现行常用各字词典及专著对“够”的词性的处理方式,我们主要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Li, 1997)、《现代汉语规范字典》(Li, 1998)、《中华词典》(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新华多功能字典》(Cao & Su, 2007)、《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Li, et al, 2002)、《汉语 8000 词词典》(The test center of BLCU, 2000)、《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The dictionary editing room of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2016)、《现代汉语八百词》(Lyu, 1980)等进行了考察。具体见表 2:

表 2 部分字词典及专著“够”之词性统计表

字词典名称	动词	副词	形容词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	+	+	-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	+	+
《中华词典》	+	+	+
《中华汉语规范字典》	+	-	-
《新华多功能字典》	+	+	-
《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	+	-	+
《汉语 8000 词词典》	-	-	+
《学汉语用例词典》	+	-	+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	+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	-

*说明：1. 本表不列举“够”作为动词表示“用手或工具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取东西”之用法。

2. “+”表示该字词典及专著有该词性标示，“-”则相反。

从表 2 我们发现，上述字词典及专著对“够”的词性意见依然不统一，且与各教材的处理意见也不一致，也更复杂。主要存在五种意见：动词；形容词；动词和形容词；动词和副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其中认为“够”具有动词词性的占 90%；认为“够”具有副词词性的占 60%；认为“够”具有形容词词性的占 50%；认为“够”具有动词和副词词性的占 60%，其中认为“够”只具有动词和副词词性的占 40%；认为“够”具有动词和形容词词性的占 40%，其中认为“够”只具有动词和形容词词性的占 20%；认为“够”具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性的占 20%。多数字词典将“够”的词性标示为动词和副词。

3.3 “够”之词性的界定

从上述分析可知，各教材与字词典认为“够”主要具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三种词性。

郭锐(2002)在其专著——《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指出：

a. 划分动词的标准是：(不～|没～|～<宾>|～<补>|所～|<黏合式补语>|(~着|过)|((<谓>|<状>)～) \wedge * <主>)) \wedge (* 很[不]～)|(很～<宾>)。意思是能受“不”否定、或者能受“没”否定、能带宾语、能带补语、能前加“所”、能做黏合式补语、能带“着/过”、能做谓语、能受状语修饰、但不能做主语，且不能受“很[不]”修饰或虽能受“很[不]”修饰但还可以进入“很～<宾>”格式。其中“* 很[不]～|很～<宾>”可以将形容词排除。同时，郭锐指出，上述标准能管住 99%以上的动词。

b. 划分形容词的标准是：很[不]～Λ*（很[不]～<宾>）。其中“很”代表绝对程度副词。

c. 划分副词的标准是：<状>～Λ*<其他句法成分>。但“很”、“极”可做补语，为例外。

再来看看“够”词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年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给“够”的词义为：a. 数量上可以满足需要(如：钱够不够？不够用、听不够)；b. 达到某一标准或某种程度(如：够格、够条件)；c. 表示程度高(如：天气够冷的。)；d. (用手等)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和拿来(如：够不着、够得着。)。

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汉语词典》中“够”的词义出发，运用郭锐(2002)关于动词、副词和形容词的界定标准探讨“够”的词性问题。

我们通过检索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发现，当“够”的词义为达到某一标准或某一程度时，既能受“很[不]”修饰，也存在着不少“很[不]够<宾>”的实例。其中，抽象名词宾语就有：朋友、面子、格(儿)、味(儿)、交情、种、风度、劲(儿)、水平、水准、意思、义气、档次等。此时“够”主要充当谓语。

(1) 胡寅寅“很[够]朋友”，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好面子”；他不想让别人小瞧了自(刘春光；郭奇《胡寅寅行骗记》)

(2) 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季羨林《回忆汤用彤先生》)

此外，当“够”的词义为达到某一标准或某一程度时，也存在着“……很够(了)，/。”形式共 27 条；“……很不够(了/的)，/。”形式共 328 条；可见，这时的“够”符合“很[不]～Λ*（很[不]～<宾>）”条件。因此，此时“够”是形容词。

(3) 因此，把这件事只当作一般的政策来对待已经很不[够]了，必须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下(1994 年报刊精选)

(4) 由上可见，仅仅在经营形式方面进行改革是很不[够]的，解决不了企业运行机制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必须按照市场经(1994 年报刊精选)

可见，当“够”的词义为达到某一标准或某一程度时，“够”为动词或形容词。

当“够”的词义表示数量上可以满足需要时，主要为“名词+(不)够+动词宾语”形式，如“钱不够用”就出现了 18 次；“钱不够花”出

现了 7 次；“饭不够吃”出现了 4 次。此时，“够”能受“不”否定、能带宾语，故“够”此时为动词。

(5) 爱人累了一天回家，赶紧为小队员们洗衣服、做饭。一锅饭不[够]吃，再做第二锅。(1996 年人民日报)

(6) 但是，每月支出太大，安娜渐渐感到手上钱不[够]用，她希望出外找点事情做。(岑凯伦《合家欢》)

另外，当“够”的词义表示数量上可以满足需要时，也可补充说明动作或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或状态或表示“腻、厌烦”之意。只“V(……)个够”就有 219 条。此时“够”任补语，且不能带宾语，故为形容词。

(7) 的胖老婆，他死以前，得痛痛快快地咬咬她，把她踩在脚底下，踩个[够]。只有这样，为她花的钱才不冤。(老舍《四世同堂》)

(8) 哼，这一辈子还过不下去哩，朱半天的苦我可吃[够]了，分明只欠他两石租子，为啥算到一百一十多石呢？(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我们通过检索语料库发现，当“够”的词义表示程度高时，后面一般都跟形容词。此时“够”任状语，不可任其他句法成分。所以，此时“够”符合“<状>～A* <其他句法成分>”条件，故为副词。

(9) 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老舍《北京的春节》)

(10) 三五成群的人，早早地聚在点球赛场外。天可真[够]冷的，小风嗖嗖，场内的彩旗被刮得劈里啪啦响。画好白线的球门前 (1995 年人民日报)

(11) 既经营地又经营机合算，但我家就不合算，我家四口人都专营土地就[够]忙了，无力干机械。(1994 年报刊精选)

经检索，我们发现，单音节形容词比双音节形容词更容易被副词“够”的结构接受，而绝对性质形容词(如“真、假、对、错”等)、一些复合形容词(如“乌黑、雪白”等)和非谓语形容词(如“大型、良性、西式、白色”等)，则不能受副词“够”修饰，也不能进入副词“够”的结构。

综上所述，“够”的词性根据其词义及搭配功能不同就有所不同(详细见表 3)。

表 3 够”的词义与词性之对应情况

词	词义	词性	
数量上可以满足需 要	“够”能受“不”否定、能带宾语 补充说明动作或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或状态或 表示“腻、厌烦”之意	动词 形容词	
够	达到某一标准或某 一程度	“够”能受“不”修饰、能带宾语 “.....很(不)够(了/的), /。”	动词 形容词
	表示程度高	副词	
(用手等)	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和拿来	动词	

4. “够 X” 结构之句法功能分析

“够 X” 结构复杂而丰富。主要存在“够+名、够+动、够+形、够+数量短语、够+主谓短语、够+小句”等结构形式。本文在此借助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主要从内部构成与句法功能两个方面来对“够+名、够+动、够+形”这三种最主要的结构形式做句法分析。

4.1 “够+名”的句法功能分析

(一) “够+名”的内部构成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列举的动词“够”的用法里有一类是“够+名”，其中名词多为双音节抽象名词。我们觉得这样的描述过于简单，也过于笼统。其实，“够+名”中的名词至少可分为五类：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表示数额的名词、表示量度的名词、单音节名词、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如“苹果、椅子”等就不能和“够”结合；而“知识、问题、情况”等词虽然是双音节抽象名词，但是也不能说“够知识、够问题、够情况”，因为它们不是表示程度和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单音节名词和“够”结合得较紧，形成凝固性结构，因而有的词典将“够格儿”、“够本儿”等作为词条收入；“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表示情义所达到的程度，但称谓词中的“同学、战友、爱人、校友”等却不可以受“够”支配。因为它们只能说明一种关系，并不含有一定程度的交情，而“朋友”却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交情，因此可以说“够朋友”，但不能说“够校友”等。据我们统计，“够+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和“够+单音节名词”用例最多，其次是“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够+表示数额的名词”和“够+表示量度的名词”的用例极少。

(二) “够+名”的句法功能

“够+名”的句法功能包括它能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它的组合能力怎么样，即它的后跟成分、前加成分与中间可插入成分等怎样。

检索结果发现，“够+名”在句中主要作谓语、补语、定语。其中，以作谓语为主。

(12) [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子儿也短不了你的。(《骆驼祥子》)

(13) 把钱凑[够]了数，你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同上)

(14) 评职称应该严肃认真，把真正有才华[够]条件的人选上。(《校园里有一对情人》)

“够+名”的后面常跟“了、的、的了、吗、呢、啊”等语气词。后跟“的”，表示肯定语气；后跟“了”表示对已然事实的确定和推断，同时表示出现了新情况；后跟“的了”，表示对前面所述情况的肯定，又表示出现了新情况。“的”可以省略，句子仍然成立；后跟“吗、呢、啊”表示疑问或感叹。据我们统计，后跟“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了”，“的了、吗、呢、啊”等使用频率不高。

(15) 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中华上下五千年》)

(16) 想是的。可你要考虑我将把我的小推车送给你，你要是拒绝我就太不[够]朋友了。(《童话》)

(17) 想到这都是他自己闯出来的祸，不能怪柴巴，柴巴实在算得讲人情，[够]朋友的了。(《十日谈》译文)

“够+名”的前加成分可以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如“太、很、真、的确、确实”等。其中“真”的使用频率最高，我们未发现“非常+够+名”的用例。

(18) 双关意味对话：丈夫搂着怀中的娇妻气喘嘘嘘地说道，“没想到你真[够]意思的”；她回答道，“你也不错呀！”(《读书》)

(19) 没中国饭好吃；或云：的确[够]味；或云：无非也就是一个面包加块肉饼，没什么新鲜，包子更好吃(1993年人民日报)

“够+名”的名词前还可插入定语，它们一般起修饰限制作用；“够”后也可带“了”，表示动作的完成。但是，并不是所有“够+名”中间都可插入其他成分。只有表示符合某一数量、标准、程度，且其结构松散的才可插入其他成分，而带有评价色彩的，其意义结构具有整体性，结构也比较紧凑的，中间不可插入其他成分。如“够朋友”等就不可插入“了”或定语。

(20) 还预防原子弹呢，整个沂蒙山不[够]一颗原子弹的成本。(《麻绳记事》)

(21)她一把推开我，说：“去你的吧！你已经[够]了本了！”(《牛》)

4.2 “够+动”的句法功能分析

(一) “够+动”的内部构成

“够+动词”是由“够”和动词构成。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动词的分类、“够+动词”的内部关系以及“够”的性质。

先从内部结构看，“够+动”中的动词可以分为六类：单个动词、述宾结构、述补结构、状中结构、兼语结构和连动结构。据我们统计，其中“够+单个动词”和“够+述宾结构”最多，特别是“够+单个动词”占整个“够+动”结构的一半多；“够+述宾结构”也占了整个“够+动词”结构的约 1/3。其次是“够+述补结构”和“够+兼语结构”，各约占整个“够+动词”结构的 1/20。

接着看“够+动词”的内部关系。“够+动词”中的“够”可以进入“V 不 V”结构中，可以单说。如：A：两瓶酒够不够喝？ B：够。所以，“够”具有谓词性，即“够”是动词或形容词。也就是说，“够+动词”可能是述补结构，也可能是述宾结构。但是，述补结构是非问句的省略答语可以是该结构中的补语，或者是述补结构。而“够+动词”的是非问句的省略回答是“够”即述语动词。因此，“够+动词”的内部关系是述宾关系。

再来看“够”的性质问题。上面我们已经论证“够+动”是述宾结构，那么“够”就是动词。又因为宾语是谓词性成分，所以“够”是“谓宾动词”。有人认为这里的“够”是助动词，但是 Zhu(1982)指出，助动词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不能重叠；不能带“了、着、过”；可以放在“V 不 V”格式里；可以单说。后两项是动词的一般特点，前三项是助动词区别于普通动词的个性特点。据我们检索，“够”后带“了”的语料共约有 1869 条，可见“够”后能带“了”。同时，“够”后还可带主谓结构，如可说“够他吃的。”所以，“够”不符合助动词的特点，“够”不是助动词，而是谓宾动词。

(二) “够+动”的句法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够+动”充当的句法成分。通过检索语料我们可以发现，“够+动”结构绝大多数在句子中作谓语，偶尔也做定语。

(22) 记者问：“你家的米[够]吃吗？”（1993 年人民日报）。

(23) 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读书》）

“够+动”的后跟成分主要是“的、了、的了”。并且在“是/真……的。”句式中，“的”是不能省略的，否则句子不能成立。据统计，后跟“的”的句子是后跟“了”的句子的两倍，后跟“的了”的句子很少，

且集中于述宾结构中。

- (24) 这一吓, [够]她记一辈子的。(1995 年人民日报)。
- (25) 三个月的时间应该是[够]用的。(《三里湾》)。
- (26) 国家给我的退休金[够]用了。(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 (27) 这五十万块钱, [够]我们买车的了。(1993 年人民日报)。

关于“够+动”的前加成分。检索发现,“够+动词”可以受否定副词“不”修饰,而仅发现一句受“没”修饰的语条,未发现受“没有”修饰的例句;“够”也可以受范围副词“只、仅、就、都”等修饰,主要是限定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或其所涉及的事物的范围;“够”也可以受时间副词“已、已经”等修饰,表示说话前或某一特定时间前,动作状态就发生了或结果状态仍然存在;“够”也可受程度副词“很、满、尽、刚、将”等修饰,也可受语气副词“真、是、才、都、还”等修饰,还可受关联副词“也”修饰。据我们统计,“够+动”前加“不”所占比例最大,超过一半。前加范围副词约占 1/5。其他前加成分所占比例很小。

- (28) 结果, 卖的没[够]交的。(1994 年报刊精选)
- (29) 据预测, 世界石油储量仅[够]维持 45 年。(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 (30) 只是它的外形, 就已经[够]我们鉴赏了。(1994 年报刊精选)

4.3 “够+形”的句法功能分析

(一) “够+形”的内部构成

从内部结构看,“够+形”中的形容词可分为度量形容词和性状形容词。常见的度量形容词有“长、大、高、宽、重”等,常见的性状形容词有“棒、穷、坏、好、苦、累”等等。据我们统计,“够+性状形容词”约占 3/5,“够+度量形容词”约占 2/5。但要注意,只有积极意义的形容词才能进入下面将提及的 A 式,消极意义的形容词或其他形容词一般情况下不能进入 A 式,但可进入 A 式的否定式或正反问形式。如不可说“够脏”,但可说“不够脏”;不可说“够红”,但可说“不够红”、“够不够红”。

“够+形”的内部关系较复杂。我们先看下面两种句式: A 式——够高、B 式——够矮的。这两种句式表面上看似乎相似,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A 式中“够”有以下一些语法特点:可以用“不”否定(不够高);可以放在“~不~”格式里(够不够高);可以单独回答问题(够不够高?——够。)。而具有这些特点的,只能是“动词”或“形容词”。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够”用在名词和动词前边是动词,表示“满足需要的数量、标准、程度等”。我们认为,A 式中的“够”无论从形

式还是从意义来看，都跟动词“够”具有统一性。Zhu(1982)在《语法讲义》里指出，状态形容词有一类是“程度副词+形容词+的”形式的合成词，而B式大多以“够+形容词+的”形式出现，跟朱德熙说的这类格式很相似。那么，A式的内部关系则为述宾关系，而B式则为状中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够+形”中的“够”的性质应视情况而定。在A式中，“够”是动词，在B式中，“够”表示程度高，“够”则为副词。

(二) “够+形”的句法功能

同样，我们首先来看“够+形”充当的句法成分。检索语料库发现，“够+形”在句中可充当补语、谓语、定语。其中，仍然以作谓语为主。

(31) 注视着钓鱼台，对本轮会谈寄予厚望。也许有人会认为会谈成果还不[够]多，进程还不[够]快。(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32) 商场变成了加工场，进口食品不卫生，单就我们的眼睛来说，也看得[够]累了。(1994 年人民日报)

(33) 艺术水准高、技术制作精的上乘之作。但也出现一些声画结合得不[够]好的作品。这主要表现在：简单图解式：荧屏上的画面，(1996 年人民日报)

“够+形”后跟成分较复杂。主要能跟“了、的、的了”。当“够+形”中的“够”为副词时，若重读“够”，则“够+形”后常常同时带“的”和“了”，经常以“够+形容词+的了”的形式出现。其中“的”字可省略，但“了”字一定不能没有；若重读“形”，则“够+形”后一定要有“的”，形式为“够+形+的”。且“的”不能换成“了”或“的了”。同样，“够+形”的前加成分也因重读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统计发现，有些副词可以出现在上述两种不同的重读句式中，如“也”，而有些副词，如“可、可是、真、可真、都、倒”等只能出现在重读“形”的句式中，其中“可/可是”和“真/可真”出现率接近 30%；有些副词，如“就、已经”则只能出现在重读“够”的句式中，且出现率高达 60%。

5. “够 X”结构使用情况考察

通过检索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共获得 23784 条有效语料。我们将根据“够 X”结构的分类，通过统计分析语料，对“够 X”的使用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考察，以期能够统计出各结构的使用频率，找出它的使用规律来。

5.1 “够+名”

(一) 够+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

经检索，我们发现主要有如表 2 中列出的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此类名词前一般都可带定语，也可前加“得上或不上”。同时，我们也发现，此类结构常被变形为“名+不够(+形)”结构形式出现，“水平/程度+不够(+形)”结构形式出现率甚至超过“够+(定语或其他)+水平/程度”结构。

表 4 够+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的使用情况

名词	标准	条件	资格	规格	水平	水准	级别
比率	2.5%	3.3%	6.1%	0.13%	1.1%	0.8%	0.4%
名词	等级	档次	程度	面子	派头	排场	风度
比率	0.17%	1.43%	0.13%	0.13%	0.55%	0.21%	0.17%

(二) 够+表示数额的名词

能进入此结构的这类名词很少，经检索，我们仅发现“时间”、“年龄”和“定额”三词出现在此结构中，且名词前常常带定语，未发现“日子”、“工龄”、“产值”等其他表示数额的名词出现在此结构中。但是，上述名词却都出现在“名+不够(+形)”结构形式中。

表 5 “够+表示数额的名词”的使用情况

名词	时间	年龄	定额
比率	0.29%	0.84%	0.08%

(三) 够+表示量度的名词

表示量度的词语主要有“人数、天数、度数、岁数、钱数、字数、热量、数量、音量、容量、份量、力度、温度、尺度、高度、浓度和深度”等。经检索，我们仅发现“度数、岁数、字数、数量、份量、力度和高度”出现在此结构中，其中“岁数”前常带定语。但上述量度词仍然都出现在“名+不够(+形)”结构形式中，其中“深度、数量”出现在“名+(够)不够(+形)结构中的频率远远高于出现在“够+名”结构中。

表 6 “够+表示量度的名词”的使用情况

名词	度数	岁数	字数	份量	数量	力度	高度
比率	0.04%	0.25%	0.04%	0.16%	0.04%	0.08%	0.08%

(四) 够+单音节名词

这里的单音节名词主要有“格(儿)、谱(儿)、劲(儿)、本(儿)、味(儿)、个(儿)”。这类名词前一般不带定语，一般也不用于“名+不够(+形)”结构形式中。从检索结果来看，这类名词常出现在此结构中，尤其是“格(儿)”。

表 7 “够+单音节名词”的使用情况

名词	格(儿)	谱(儿)	劲(儿)	本(儿)	个(儿)	味(儿)
比率	8.91%	0.08%	1.6%	2.57%	1.05%	2.36%

(五) 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

含有情意意味的名词主要有“交情、义气、情义、意思、哥们儿、朋友”，这类名词和“够”组成“够+名”结构主要表示情义所达到的程度。其中，“哥们儿、朋友”也可用于“够+得上/不上+名”结构形式中。从检索结果可知，“意思、朋友”二词常用于“够+含有情意意味的名词”结构中。

表 8 “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的使用情况

名词	交情	义气	情义	意思	哥们儿	朋友
比率	0.46%	0.88%	0.04%	5.26%	0.59%	7.48%

5.2 “够+动”

(一) 够+动

这里的动词指单个动词。符合“够+V.”结构的动词很少，主要都是单音节动词，且后常常带助词“的、了、吗、呢”等。常见的这类动词有“吃、喝、穿、用和花”等。其中，“吃”与“用”出现频率最高。双音节动词极少出现在此结构，只有少数词语(如：讨厌、了解)例外，且“了解”在此时只用于否定句中。

表 9 “够+V.” 的使用情况

动词	吃	喝	穿	用	花	了解
比率	7.48%	0.29%	0.29%	18.5%	1.68%	1.81%

(二) 够+动+的

符合“够+动+的”结构的动词与符合“够+动”结构的动词基本一致。出现在此结构中的仍以“吃”和“用”的出现频率最高。

表 10 “够+V.+的”的使用情况

动词	吃	喝	穿	用	花
比率	0.76%	0.04%	0.04%	2.73%	0.38%

(三) 够+述宾/述补

能出现在此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吃、喝、穿、用、花、买、听、跑、说、做和尝”等。经检索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买、吃、做和用”，未发现“听、尝”出现在此结构中的用例。

表 11 “够+述宾/述补”的使用情况

动词	吃	喝	穿	用	花	买	跑	说	做
比率	2.06%	0.13%	0.04%	0.75%	0.08%	3.71%	0.04%	0.04%	0.93%

(四) 够+述宾/述补+的

能出现在此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吃、喝、穿、用、花、买、听、跑、说、做、尝、恨、怨、爱、喜欢、讨厌、关心、了解、信任和体谅”等。经我们检索，未发现“听、跑、做、尝、恨、怨、爱、讨厌、关心、了解、信任、体谅”用于此结构。

表 12 “够+述宾/述补+的”的使用情况

动词	吃	喝	穿	用	花	买	说	喜欢
比率	0.67%	0.16%	0.04%	0.08%	0.08%	0.63%	0.08%	0.04%

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动词中，表示爱憎的词，如“爱、恨、怨、喜欢、讨厌、羡慕”等，用在“够”后一般不能否定。

5.3 “够+形”

(一) 够+形

“够+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或状态达到的程度。这样的形容词主要是一些度量形容词和一些性状形容词。我们共检索到6687条“够+形”的用例，约占281.2%。可见，“够+形”的结构形式被广泛使用。常用于此结构的形容词有：大、好、快、长、高、多、完善、合理、全面、理想、规范、充分、健全、丰富、明确、成熟、稳定、灵活等等。

表 13 “够+形”的使用情况

形容词	好	大	多	高	理想	充分	完善
比率	11.44%	11.73%	9.92%	7.48%	7.11%	4.63%	7.32%

(二) 够+形+的

形容词后加语气助词“的”，读时一般把重音放在形容词上，强调人的主观意愿和判断。如果是度量形容词，则表示对事物状态的不如意态度。如果是性状形容词，“够+形+的”则起缓和语气的作用或是表示不如意。检索结果显示，用于此结构的语料共有 196 条，约占 8.27%。可见，这一结构并不常用。用于此的形容词有“多、好、累、乱、落后、宽、牛、满意、全面、难受”等。

(三) 够+形+了

形容词后加语气助词“了”，读时重音放在“够”上，强调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发展变化的过程，表示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多用于不如意。此类句子的用例也不多，我们共检索到 223 条，约占 9.38%。用于此结构的形容词有“多、臭、久、累、果断、满意”等等。

(四) 够+形+的了

用于此结构的语料就更少了，我们共检索到 174 条用例，约占 8.11%。

5.4 “够+数量短语”

这类数量短语作“够”的补语，强调数量上达到的程度。经我们检索，发现“够+数量短语”的用例并不多，仅有 26 条有效语料，约占 1.09%。这些数量短语主要有：一口、一米九、一年、一把、一吨、一天、两杯、三亩、四级、四场、四双、五十杯、五十两、五十分、五十五岁、五百元、五十幅、五六岁、五十厘米、五箩斗、六尺、七年、七尺、八分、十个等。

5.5 “够+主谓短语”

“够+主谓短语”的用例也不多，经检索，共发现 43 条语料，约占 1.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够+形”的结构形式被广泛应用，它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了“够+名，够+动”等其他形式。“够+形”结构中又以“够+A”为主，而其后加助词“了、的、的了”使用情况不多。详细的“够 X”的使用情况如表 12 所示。

表 14 “够 X” 结构分类及使用情况

“够”的词性	“够 X” 五大类	“够 X” 十三小类	比率
	够+表示程度或标准的双音节抽象名词	约 15.3%	
	够+表示数额的名词	约 1.2%	
够+名	够+表示量度的名词	约 0.72%	约 48.5%
	够+单音节名词	约 16.6%	
	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	约 14.7%	
动词	够+动	约 30.1%	
够+动	够+动+的	约 4.0%	约 43.7%
	够+述宾/述补	约 7.8%	
	够+述宾/述补+的	约 1.8%	
	够+数量短语	够+数量短语	约 1.09%
	够+主谓短语	够+主谓短语	约 1.8%
动词/副词	够+形	够+形	约 281.2%
		够+形+的	约 8.27%
		够+形+了	约 9.38%
		够+形+的了	约 8.11%

6. 教学建议

“够”属于甲级词汇，在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属重点教学词汇。加之“够 X”结构本身丰富而复杂，因此在针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教授“够 X”时，我们觉得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明确其词性及语法功能。我们应根据词义说明“够”的词性，并分别给出“够”作谓语、状语、补语的条件。

(二) 列出其主要结构形式。在“够 X”结构中，最常见的结构形式是“够+单音节名词”、“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够+V”和“够+A”。我们在教学时，应以这些结构为教学、练习重点。

(三) 以典型常用词为核心、为示范、为教学基础。在主要的结构形式中，都有一些常用的词，我们应根据其使用频率，找出最典型的词语，让学生掌握且体会其用法。如：“够+单音节名词”结构中，常用的典型名词是：“格(儿)、劲(儿)、本(儿)、味(儿)；“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结构中，常用的典型名词是：意思、朋友。

(四) 遵循逐个习得的语言学习的基本方式。“够 X”结构复杂多样，要一下子掌握是不可能的，要学好“够 X”结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从掌握最基本的结构开始，然后逐步学习其他结构形式。

最终使重点学习与全面学习结合起来，将“够 X”结构运用自如。当然，要学好“够 X”结构离不开大量的饱和性的练习。

(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比的教学方法十分重要。Lado(1957)早已指出，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新的外语使用习惯；也可以帮助学生克服母语的干扰，减少偏误；还可以帮助老师们预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从而灵活地把握教学中的重难点。因此，在针对汉语二语者教授“够 X”结构时，我们也应该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7. 结论

本文首先从“够”的词义出发，借助郭锐（2002）的关于动词、副词和形容词的界定标准，对“够”的词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当“够”表示数量上可以满足需要，若“够”能受“不”否定、能带宾语，则“够”为动词。若表达补充说明动作或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或状态或表示“腻、厌烦”之意，“够”则为形容词；当“够”表示达到某一标准或某一程度时，若“够”能受“不”修饰、能带宾语，则“够”为动词。若在“……很(不)够(了/的), /。”结构中，“够”则为形容词；当“够”表示程度高时，为副词；当“够”表示(用手等)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和拿来时，为动词；接着，我们借助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对“够 X”结构的句法从内部构成和句法功能两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发现“够 X”的内部结构与句法功能较为复杂多样；紧接着，我们借助该语料库对“够 X”结构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发现，“够 X”结构中，最常见的结构形式是“够+单音节名词”、“够+含有情义意味的名词”、“够+动”和“够+形”。其中，“够+形”使用最广泛。最后，我们认为在汉语二语教学中，应从明确“够”的词性及语法功能、列出“够”的主要结构形式、以典型常用词为核心与示范以及教学基础、遵循逐个习得的语言学习的基本方式、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这五个方面着手并结合大量的饱和性练习来进行“够 X”结构的教学。

参考文献

- Cao, X. Z. & Su, P. C. (2007). *Xinhua Duogongneng Zid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Chen, B. & Zhu, Z. P. (2004). *Learn Chinese with Me*.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Deng, Y. (2003). **The Primary Textbooks of Spoke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Gu, L. F. (2016). A Study of the Usage of “Gou”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9, 105-107. [in Chinese]
- Guo, R. (2002). **A Study of the Word Class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Huang, B. R. & Liao, X. D. (2007). **Modern Chines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Huang, Z. C. (2000). **A New Chinese Course Book.**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in Chinese]
- Kang, Y. H. & Lai, S. P. (2005). **Conversational Chinese 301.**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 X. J. (1998). **Xiandai Hanyu Guifan Zidia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2005). **Boya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 Dai, G. Y. & Guo, Z. H. (2000). **A new perspective: Context, Function and Structure in Teaching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 Q., Liu, D. L., M, S. Y., Liu, Y. M. & Yang, D. F. (2002). **Hanyu Changyongci Yongfa Cid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Y. M. (1997). **A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Usag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u, D. L. & Zhang, Y. (2007). **New Concept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u, X. (2007).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Textbook.**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uo, Q. S. (1995). Analysis of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Adverb “Gou”. **Yindu Journal**, 1, 98-101. [in Chinese]
- Lyu, S. X. (1980). **Modern Chinese Eight Hundred Word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Qi, H. Y., Zhang, Y. S. & Chen, C. L. (2002). **Xiandai Hanyu Xuci Yanjiu Zongshu**.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hen, J. H. (2001). The “Gou + adjective” Phrase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Stres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34-40. [in Chinese]
- Su, K. (1999).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Verb “Gou” + Noun. **Journal of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1, 51-52. [in Chinese]
- The College of Intensive Chinese Training a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06). **Sucheng Hanyu Chuji Jiaocheng**.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The Dictionary Editing Room of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7th)**.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Zhonghua Cid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The Test Center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00).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usage: 8000 word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The Test Center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03). **Zhongguo Hanyu Shuiping Kaoshi Dagang (Jichu)**. Beijing: Modern Press. [in Chinese]
- Wang, Q. J. (2007). Talk about “Verb + Gou”. **Modern Chinese**, 4, 42-43. [in Chinese]
- Wang, Q. J. (2007). **A Study of the Pattern of “Verb + Gou” and “Gou + Verb”**.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Yang, J. Z. (2009). **Hanyu Jiaocheng**.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Yu, G. Y. (1991). Adverb + Noun. **Language Planning**, 1, 19-22. [in Chinese]
- Zhao, L. J. (1998).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Use of “Gou”.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3, 52-54. [in Chinese]
- Zhao, Y. R. (1979).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Zhou, X. B. (1995).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Gou + Adjectiv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6, 31-33. [in Chinese]
- Zhou, X. B. (1996). “Gou + Verb / Clause”. **Yuwen Yuekan**, 9, 17-18. [in Chinese]
- Zhu, D. X. (1982).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